

启我遐想

晓蔚

卡莱尔说：“过去一切时代的精华尽在书中，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。”

散文《落花生》是中国现代作家许地山的作品，描述了一家人收获花生情景，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，借物喻人，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、默默奉献的品格。这篇叙事散文围绕“种花生—收花生—吃花生—议花生”，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小时候的一次家庭活动和他所受到的教育。做人要做一个对他人有用的人——作者既借花生折射出父亲对孩子的殷殷之情，也表达了作者不为名利、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。许地山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独特理

解，是他作品中最动人的亮点，“落花生精神”以出世的态度来入世，一方面保持锐意进取之心，一方面又保持平和的生存态度；一方面引导人们积极地去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一方面也使人们明白命运难免受限，人们从他的文字中丰厚了知识，沉淀了灵魂。

那些经过历史和读者筛选和确认了的名著里，有很多中外文化的精华。虽然各个时代的名著内涵不尽相同，甚至同一时代读者所理解的名著也有出入，但读书的根本目的，就是要提升人们思考问题的能力，帮助人们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。我以为，有一种乐趣，比所有乐

趣都更隽永深刻，那便是读书的乐趣；有一种习惯，比所有习惯都更使人受益，那便是阅读的习惯；有一种经历，比所有经历都更耐人寻味，那便是阅读的经历。然而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，能够潜心阅读的人却越来越少，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各类“速食快餐”，“著名”满街走，“名著”一大堆，能够流传的作品，能著经典的作家，凤毛麟角，而曾经的经典既鲜少问津也无人超越，这一切，不免让人思绪万千……

书籍堪称传承人类文明的宝贵媒介。宋代黄庭坚说：“人不读书，一日则尘俗其间，二日则照镜面目可憎，三日对人言语无味。”

著作等身之感

唐宝民

2011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·特朗斯特勒，从195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起，到2011年获奖止，从事诗歌创作57年，但在这57年漫长的岁月中，他所写的诗，一共只有163首，平均每年还不到3首，只可做成薄薄的几册口袋书。而当下，某些作家的写作速度惊人，甚至一年有十多本书问世，可谓名副其实的高产。

一个写作者，能多为社会贡献一些精神食粮，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，本来是好事，可是，如果只因追求发表数量而忽视了作品的质量，那么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。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曾劝告高产作家们：“我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能更大一点，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作品，不要急功近利。真正成功的作品，真正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，现在发表或者若干年以后发表都一样，这样，就不会为了发表，而迁就一时社会的文化的气氛，违心地修改

自己的作品，甚至动摇原来气魄雄大的构思。……既然献身于文学，还经不住一时名利的诱惑吗？要决心写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不怕被埋没的。不要急，不要迁就，不要迁就一时的政策，不要迁就各种气候。像卡夫卡的作品，甚至是死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。《日瓦戈医生》，不是也在帕斯捷尔纳克死后才在苏联发表吗？但历史给了他们以公正的评价。……献身于文学事业，就是要对文学无比真诚，果戈里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的时候，就毅然烧掉自己的手稿。这就是真诚。一个真诚的作家，只对人民负责，只对历史负责。”美学家高尔泰先生的写作，也是慢工出细活，那本《寻找家园》他写了十多年，《草色连云》也写了好几年，作为一个美学家，他的骨子里有着强烈的精品意识，对于那些所谓的高产作家，他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：“一些作家很自豪一天写了多少字几天写了

一部长篇……我很惊讶；被作者如此对待的作品，可以是他灵魂的表现、心灵的结晶吗？可以是人文理想的崇高诉求吗？”

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，真正决定一个作家是否伟大的，不是其作品的数量，而是质量。很多优秀的作家，一生只写过一本书，但却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有的只因一首诗或一句话，就成为流芳千古的名家。作家丁玲曾提出过著名的“一本书主义”，大意是指一个作家必须写一部立得住、传得下去的书，要有一本足以支撑自己的书，作品不能光图数量而忽视质量。

卡夫卡说过：“我们需要的书，是一把能够劈开冰山的利斧！”经过细致打磨的书籍才是精品，而批量生产的粗制滥造的书籍则只能是一堆堆缺乏灵魂的文字。记住周国平的那句话：“要想流芳百世，何必鸿篇巨制，一首小诗足矣。”

负暄读书快哉事

孙冀

古代读书人把晒太阳叫做“负暄”，风雅十足。细品味，相较于柴炭取暖之烟熏火燎，晒太阳干净且不张扬，契合书生气质和性格，更宜于持卷品读，格调自然不俗。

当然，负暄读书不只是文人的专享。在以前的农村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麦秸垛，生火做饭时从麦秸垛下部抽取麦秸，久而久之，麦秸垛的下侧就凹了一处，是冬日晒太阳的绝佳避风港。晴朗呆呆的天气，总会有三五个毛头孩子凑在麦秸垛的凹处：居中而坐的半大孩子手捧连环画磕磕巴巴地读，其余小伙伴众星拱月般蹲在周围，伸长了脖子津津有味地看。麦秸垛在太阳映射下闪烁着灿灿金光，散发出淡淡的自然清香，孩子们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，喜笑盈腮。及至日头偏移也未察觉，直到一旁晒暖儿唠嗑的大人们吆喝一声：“太阳爷过去喽！”孩子们始回过神来，感到丝丝凉意，遂一窝蜂到另一个向阳的麦秸垛安营扎寨。

小孩子扎堆看书多半图个热闹，成年人则不同，需独处安静环境，细读慢品。清晨旭日临窗，泡香茶一壶，正襟端坐书桌前，于经史子集中探幽寻奥，渐入佳境，不禁豁然开朗，精神愉

悦，元气满满。亦可走出斗室，至背风院落、墙根一隅，仰靠竹椅，叠起二郎腿，阅古今美文、中外名篇，任和煦阳光摩挲肌肤，身心俱爽。如此半学半歇的散漫状态，更能使人卸下心头羁绊，忘却忧愁不快，涵养性情，修身致远。

而今钢筋水泥丛林密匝，喧嚣熙攘，上述读书净土已鲜见。唯春暖花开时，带上吊床、旅行垫，驱车前往山明水秀之郊外，或悬吊床于树间，或卧于茵茵草地，赏“青山不墨千秋画”，听“流水无弦万古琴”，嘤鸣悦耳，花香沁脾，浑身毛孔无一不呼吸着清新空气，熨贴舒畅。此时，打开一本好书注目赏读，浮躁之气顿消，灵魂得以涤荡，尤觉岁月静好，人间值得。诚如台湾作家白先勇所述：“春日负暄，我坐在园中靠椅上，品茶闻报，有百花相伴，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”，信可乐也。

倘若有风，可将车停于四周无荫蔽的空阔场地，阳光自任何方位均可透窗而入，栖身车内如处温室，展卷饱读，坐卧两便，困倦时尽可酣然一眠，最是惬意无比。

负暄读书除了抚慰身心外，兼具康养功效。白居易《负冬日》诗有句：“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，又如蛰者苏。外融百骸

畅，中适一念无。”可见老深谙养生之道。医学人士云：紫外线可提高维生素D的活性，促进钙元素吸收，有效预防佝偻病和骨质疏松症，还能杀死皮肤表面的细菌，降低皮肤病概率，以及有放松心情、减轻压力、改善精神状态等好处。想白老眯着眼睛享受日光浴之时，脑袋肯定也没有闲着，一篇篇锦绣诗文就在彼时汨汨涌出。

老子曰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，而阳光又何尝不是呢？泽被芸芸众生，不因你身居高位多赠一缕光，也不会因你一文不名少施一分热，但能否利用其产生“精神附加值”则要看你自己了。窃以为，人生快哉事，负暄饱读书，“万顷晴沙，三春杨柳”——莫辜负！



书越读越多

李勇

有人说，书越读越厚，还有人说，书越读越薄，而在我们这样一个网络时代，我由衷的感受是——书越读越多。

说书越读越厚，大概是说对一本书抓住不放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而钻研越深，理解越透，以致能够达到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的境界；说书越读越薄，是说读到最后，终于达到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妙语，而能提纲挈领，披沙拣金。我感慨说书越读越多，主要指的不是阅读的境界，而是如今随着信息的发达和网购的便利，可供我们阅读的书正迅猛增多。网友感叹的“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”，说的便正是这种情形。

那么，书是怎么越读越多起来的呢？比如，我偶然得到作家阿成的一本《威尼斯日记》，大好之，读完之后，意犹未尽，爱屋及乌，上网一搜，原来同一作家还有《闲话闲说》《遍地风流》《常识与通识》等一众好书，购书网站一逛便，不但有货，而且介绍评价的文字更加令人心痒难挠，怎么办？买呗。有成套文集的方便我们“一网打尽”，那些尚未出过文集的，只要读者有心，也不难搜罗殆尽，比如我喜欢的另一作家毛尖，于网上一索，从早期的《非常罪非常美》到最新的《夜短梦长》，莫不毕集——这便是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积聚之道。

还有属于同一系列的不同作家的书，也就是早已有的丛书。所不同者，在过去信息和购买渠道都匮乏的时代，若想集齐一大套丛书，往往比登天还难，就说大名鼎鼎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“网格本”吧，品种多，出版跨越时间长，有些品种唯看又小，只有几百册，很难集全璧。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“复古网格本”，一律布脊精装，集中出版，网购全套真就成了分分钟的事儿。“网格本”是这样，其他的丛书，系列也莫不如此，一大套一大套的丛书积聚起来，你的藏书自然也就呈几何级数增长了。

再者，书籍阅读向来是有“超链接的”，也就是说你读一本书，而这本中涉及到的另外一本或几本书往往又会让你产生鲜明印象。比如，读了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，你很难不对书中人物一再提及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及其著作产生好奇，而塔西佗的书中内容又会涉及希罗多德及其《历史》、修昔底德及其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甚至《荷马史诗》，从而使你由此及彼，越读越多，阅读的好网似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。叠加如今网购时代的“相关推荐”“买过此书的人还买过”等等花样翻新，更是把图书的这“超链接”性能发挥到极致，想象一下，这种情形，像不像移山的愚公所描述的“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”那般壮阔的图景？

网购时代的便利，往往会把你为某一两本书而产生的购买冲动，最后成功转化为买了一堆书的实际行为，而凑单买来的书，往往到手后无暇去看一眼。不过，这种事儿多了以后，也会有意外收获，拿我来说，本来凑单买了本世界图书版的英汉对照世界名著，却不想惊喜地发现，此种版本远较那种前中后英或一中一英两本分立的“双语本”方便实用，尤其对我这种对着词典三四月都啃不下一本简·奥斯汀原版小说的读者来说，简直是量身定做。这不，如今这一大套书都快让我给买齐了。

迄今为止，我们的探讨还只是停留在实体书领域，别忘了，网络时代还有个电子书，其数量更是如恒河沙数，其“易得性”绝对为实体书望尘莫及。尝鼎一脔，可知余味，无论阅读还是收藏，电子书又为我们打开了一片广阔得无以复加的新天地。

凡以上种种，若说网络时代书越读越多，也算证据充分了吧。然而，在这个阅读的最好时代，我们广大读者本身却成为了最大的瓶颈——苦于阅读速度难以迭代进化。既然书还得一本一本本地读，那么，最正确的选择，唯有更努力地读。



经典小说都有非凡的品质

读王晓阳读书随笔集《邂逅经典》

何万敏

简·奥斯丁与《傲慢与偏见》、夏洛蒂·勃朗特与《简·爱》、托尔斯泰与《安娜·卡列妮娜》、马尔克斯与《百年孤独》、还有钱钟书与《围城》、陈忠实与《白鹿原》、莫言与《丰乳肥臀》、阿来与《尘埃落定》……王晓阳的读书笔记《邂逅经典》有一个副题：我与17部中外名著，道明了这本书的内容。

同样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，看到大名鼎鼎的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，我其实暗自先为王晓阳捏一把汗的——面对中外文学的天花板，阅读应该是必备的功课，要求自己建立起基础性的见识，在茂盛的文学森林中去看见那些参天大树摇曳生姿的精彩；但是，评头论足则完全是另一回事，言说不只需要胆大的勇气，无数文学评论家已被吸引着写出比作品本身多得多的文字，怎样才能避免泛泛而谈呢？

“本书有别于一般评点式的读书笔记、书话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。”作者显然也注意到所涉的危险，他在自序中表明了选择，一是选择的经典标准很高，涉及的中外经典名著都是公认的“超一流作家的超一流作品”，特别是13部外国文学都是经过时间检验而不朽的名著；二是阅读评论的内容比较深入，朝着读出新意的方向，不是简单地记录心得，而是对作品的作者、主题、人物、手法进行深入研究，提出了个人的思考及观点。

由此，我对王晓阳的文学阅读与思考有了信心。

一 何为经典？

按照现代汉语对“经典”的解释，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经典具体包含三个要点：

第一，经典是传统的。在文学上，“传统”意味着前人他们强大的写作为我们确立的根基和范式，我们由此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我们由此出发去认识、判断，去进行新的创造。第二，经典有权威性，所谓“权威性”其实是强制性，你不能绕过它，它像山一样横亘在路上，你必须对它作出回应，反对它或者依顺它，或者在依顺的同时偏离它。第三，文学“经典”必须经受时间的考验，必须能够接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领悟，它必须是一眼取之不竭的泉，在漫长的时间里无数人都能从此取一瓢水。

时光荏苒，生命有限，对于大多数文学爱好者出于兴趣的阅读而言，挑选那些已经被定义为经典的作品来阅读，可以刷新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，至少在阅读方面可以起到事半

二 好的小说有法则吗？

像是要为自己所选择的17部经典小说作一注解，王晓阳有些例外地在书中插入唯一不是小说的《毛姆读书随笔》评论，专门引述毛姆对“小说与知识的区别”“小说的写法”“什么是好小说”等三个问题的看法——

“小说不是一种艺术形式，它的目的是教育呢，还是娱乐？要是它的目的在于教育，那就不是艺术形式。因为艺术的主要目的是使人愉悦。小说家的目的不是教育，而是娱乐。”

“小说主要有两种写法，而且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。一种是第一人称的写法，另一种是全知观点的写法。”

至于“好小说”的标准，“一、它的主题应该能引起广泛的兴趣，即不能使一群人感兴趣，而且具有较普遍的人性。主题还应该引起持久的兴趣。二、作者讲述的故事应该合理而且有条有理，故事应该有开端、中间、结尾，结尾必须是开端的自然结局。三、小说中人物要有个性，他们的行为应该源于他们的性格。四、小说的语言要有个性，要符合各自的身份。五、

三 包含多少信息？

每一部经典小说都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系统，它的繁复缠绕、凤韵翩跹、敏感诚实、清醒判断、灵魂关切、精神超越……塑造起一座座文学丰碑。

——所有的小说都是文学吗？我也不认为所有的写作在性质上是相同的。不同小说之间，正如在诗歌、故事、戏剧、电影、歌曲和脏话之间一样，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性质上的差别。然而我还是认为，它们同属于人类的一个活动领域，我们称之为“文学”。这样，所有的小说都是文学。但另一方面，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是小说。所有文学形式共享许多元素，不管是分析一首诗、一出戏剧还是一部小说，我们都可以看见许多共同的意思方式：布局、想象、比喻、细节描写、虚构……这个清单很长。然而，每个文类还有一些特别的元素。

上面这段文字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经典文学课程教授托马斯·福斯特，在《如何阅读一本小说》中写的。他认为优秀的作家会不吝下功夫可能在小说开头传递出信息：文体、基调、情绪、措辞、视角、叙述的在场、叙述的态度、时间框架、时间的掌控、地点、母题、主题、嘲讽、节奏、步履、期望、人物、导读，共有18件。

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录，是必须承认经典拥有这样大部分甚至全部方面的优质，充满

功倍的效力。

前文列出的8部作品，以及《唐吉珂德》《呼啸山庄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飘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《族长的秋天》等，在文学史上已经树碑立传，把它们划归到经典范畴应该得到读者最大公约数。当然，有争议也再正常不过，尤其是电子屏幕时代，在信息和知识碎片化的当下，外部不稳定的各种因素造成的内心隐忧，直接危及语言、文学、思想、创造。针对具体作品某些环节或者细部的质疑更多，比如有的忍受不了托尔斯泰冗长、琐细的喋喋不休，有的更是直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拙劣幼稚。

或许正是观察到“尽管这些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名著，但真正阅读过它们的人并不多”，王晓阳才决定写导读，他甚至引用毛姆的话说：“这样的名著应该是人人都读过的，令人遗憾的是真正读过的人其实很少。”

好的小说还应该引人入胜。”

是的，我们这里不妨将“引人入胜”从阅读的角度理解为是要读者进入到小说内部的机制当中，与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同频共振。评论家还会仔细进行“文本分析”，琢磨好小说各个元素的高明之处，《邂逅经典》在解析作品的过程时，就大量选取小说细节予以阐述。不止于此，书中既有对经典小说的故事概述，作家成长背景介绍，还有对作品的多重性分析、小说修辞的阐释，等等，从“邂逅”经典的角度指出小说精神内涵、结构方式、写作手法、语言质感等方面的领悟，整体生成为一部经典的法则。

作家、评论家李静感慨：“如果没有爱，其实也没有批评。”我想借此说王晓阳的经典阅读和文学批评，其实表达了作者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和自我调理，“理性的享受和愉悦是最完美、最持久的”。

对经典之作的阐释不是捆绑，必须让读者规范化于某种理念；反而是一种解脱，让文学赢得本该属于它的自由。

巨大说服力和精神感召力。我们在阅读时所获得的或者感动、寒凉，或者惊讶、恐惧，或者沉思、醒悟，终究体味的是人类生命的“存在感”。《邂逅经典》以对那些广受赞誉的小说仔细梳理，告诉我们经典具有的魅力，揭示作品潜隐的思考。比如，《简·爱》把一个来自社会下层的觉醒中的新女性摆到主人公地位，对她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尊严热情歌颂；《百年孤独》中一个家族的孤独被表现为许多人共有的巨大困惑，因为人类永远也无法看清自己；《白鹿原》展现了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与重构，人的欲望在时代变迁中的转变与净化；《丰乳肥臀》在传奇中深刻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，表达了人对灾难和种种困境不屈的生命力，等等。

享受阅读感触，我们当然不必只追究小说的“内核”。结构的设计、叙事的技巧、语言的个性、丰沛的情感、弥漫的气息……经典文学建构的世界往往比日常生活典型，“为了适应小说家的计划和吸引读者的注意，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到了小说中必须加以变形”，所以小说的世界可能是熟悉又陌生的，我们只需要慢慢去阅读、细细去品味。大学中文系毕业、长期办报纸的媒体人王晓阳相信阅读，通过经典小说看见人与时代，写下探索与思考，经由文学进而开拓自身，拥抱更加辽阔的世界。